

硬骨头系列

雪龙吟



司马城因新作品

下

雪 龙 吟

司马紫烟/著

黄 山 书 社

十九、	裸和尚背陀裸红蝶	
	捉狭女调侃淳后生 538
二十、	玉壁人少林陷铜阵	
	雪蛇胆慨赠眉寿佛 567
二一、	枯骨人毒蛊图少林	
	少林寺正邪恶斗酣 594
二二、	后进者接流受神剑	
	林少侠单箸逢瞽叟 623
二三、	宝蓝眼震惊天下客	
	俏冤家两小情缱绻 652
二四、	小义侠拜哭亡人墓	
	寒冰剑血光染红尘 682

林洪还是不愿意伤害崔丹羽，但他极怕崔丹羽一声唿哨，把前面的四个链师召来，他迅然运提真力，健臂一撑之间，气贯指尖，猛向崔丹羽哑穴点去。

崔丹羽本也是无心伤害林洪，可是，这时候一见林洪出了手，芳心一横，右手上的匕首猛力向林洪一戮，同时，极快的松开双臂，弹身后退。

她不知道林洪身上穿着一件碧虫丝的坎肩，匕首一戮，觉得戮在了什么柔刃的东西上，分毫没有戮进去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林洪大怒，断喝一声，单掌“猛撼五狱”向崔丹羽煞去。

崔丹羽乃是雪山四灵之一，内外功力跟林洪相距不远，迎着林洪一掌之势，略一侧身，左手一拂，拂开林洪掌力，右手的匕首“鹤嘴画沙”画向林洪面门。

两人一来一往，在客房交手，片刻之间，已过了十多个回合。

林洪只怕崔丹羽召唤四个链师，全力过招，但崔丹羽直到现在，却仍然没打唿哨，要四个链师接应。

忽然间，房门“砰砰”两声，豁然大开。

林洪心知是黑风谷的魔头到了，一掌逼开崔丹羽，迅然向后一跃，落身之间，伸手抓起了一把椅子。

这时候，门外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大出林洪意外，来的不是黑风谷的链师，乃是卖药和尚。

卖药和尚换了一件新僧袍，依然两手空空，背着青铁

大葫芦。他站在门外，两只小眼睛眇着林洪，沉了一沉，嘻嘻笑道：“小鬼头，你怎么说话不算话，你说要去少室山，为什么还不去，我老拙在路上等了半天。”

林洪不知用什么话答覆他，向他冷冷一笑。

崔丹羽在九莲寺被卖药和尚用天心五雷掌震了个肝胆俱裂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她一见是卖药和尚，立时娇叱一声，手中青森森的匕首，施一记“百步穿杨”猛向卖药和尚掷去。

卖药和尚略一闪身，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该死的丫头，你忘了我老拙的天心五雷掌厉害吗？”

崔丹羽没说话，陡然樱唇一摆，打了一声胡唿。

卖药和尚不知道她是召唤谁，却知道她是要人接应，迅然一转头，向身后望去，只听前面那排客房中肃声相应。

崔丹羽趁他一转头之间，迅然一晃身子，夺门而出，纵进之中，两手齐扬，但听“嗖嗖”连声，十二支白羽飞箭一齐脱袖而出，奔向卖药和尚。

卖药和尚功力深厚，变招仓卒，竟然不慌不忙，一听到飞箭破风之声，头也没回，两袖略略一动，整个又矮又胖的身子，一下子倒了下去。

但他没滚身，十二支白羽飞箭飞也似的掠过去，他立刻又站了起来。

林洪看得一怔，他的眼力过人，卖药和尚一倒一起，他都看得十分清楚，他看到卖药和尚重行站起来，依然是原来的地方，而且两臂一动没动，真想不通他这种身法是

怎样看力，怎样练成的。

卖药和尚让过十二支白羽飞箭，心中有点火了，虎吼一声，立时施出了“僵尸赶人”的身法，向崔丹羽追去。

猛可里，寒光闪闪，两柄长剑截住了他。

卖药和尚猛一煞身，向后疾退，一直退到客房门口，沉了沉，说道：“如果我老拙的眼睛没瞎，我记得你两位是枯骨真人门下的小子，你是叫黑雷，你是叫黑泽……”

黑泽链师一挽长剑，说道：“大师父说的不错，你不到深山采药，却到这洛阳城来干什么？”

卖药和尚小眼睛眇着黑泽，冷冷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天地万物，那一种不是药，世间缙素，谁人不卖我的药。这洛阳城不是你们黑风谷造的，就是你们黑风谷，我老拙想去踩几个脚印子，你们还能奈何我吗？”

黑泽冷冷一笑说道：“大师父说这种话的意思，可是想跟我们黑风谷结一段梁子吗？”

这时候，崔丹羽已站在两个链师的背后，两个链师怎容得卖药和尚闯过去，两柄青森森的长剑旋手一荡，又拦住了他。

黑泽喝道：“大师父要待怎地？”

卖药和尚看了看面前的两柄剑，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老拙这青铁葫芦里，什么药都有，只少了‘丫头命’，现在我要把这丫头的小命儿收进来，两位朋友若是不想喝我老拙的酸辣汤，趁早让让路，不然的话，咱们可以先比划几下子。”

黑泽说道：“大师父不必卖狂，我崔师妹怎样开罪了

你，我哥儿俩愿意替她担起来。”

卖药和尚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老拙的葫芦里不缺你们这种人的小命儿，一档归一档，我老拙不打算过帐。”

黑雷天性暴躁，陡然断喝一声，一剑劈来。

卖药和尚硬看着黑雷剑锋直到离面门咫尺远近，才一晃身子，横里跨出一步，闪脚一滑，跟黑雷错过对面，虎吼一声，一耸左肩，向对方协下撞去。

瞬息之间，三人杀在一起了。

卖药和尚虽然功深力厚，身法奇怪，怎奈黑泽和黑雷也不是庸手，一时之间，竟然没法制得人家。

林洪站在门口，他没忘练武的两句话，“内功要练，外功要看”，他凝足目神，看两方过招，只见黑泽和黑雷两人剑法招术，彼此应合绵密无间，一片青光剑音把卖药和尚围在当中。但卖药和尚却一点也不忙不乱，矮胖的身子竟然轻灵绝伦，一面游旋，一面嘻嘻说道：“我老拙多年没跟人玩了，老骨头却生锈了，我跟你两朋友走走，正好活活筋骨，待一会儿，我老拙过了瘾，就会给你们点苦水喝喝。”

林洪暗中赞叹着，可是，他不能忘记自己身上带着毒蛇胆，而且这黑风谷的魔头们，今晚上到这客栈来，是要整自己的，他看到卖药和尚已经缠住两个链师，心中暗道：我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

一念闪过心头，一声未响，迅然一提真力，拔步登空同客房上翻去。

谁知这一来，他失算了。

他刚刚翻上房檐，脚未踏实，蓦见房脊上黑影连晃，两个道人冒起身来，一语未发，各挺手中长剑向林洪欺来。

黑泽在房下叫道：“两位兄弟尽管放手擒拿，这卖药和尚有我和黑雷缠住，谅他分不开身……”

一言未了，卖药和尚哈哈一笑，笑声中，猛然一拔身，冲上两丈多高，甩头一个倒提，一记“金雷平狱”，双掌齐拍向黑泽和黑雷劈落。

两个链师都不是等闲之辈，一见卖药和尚施出了天心五雷掌，立刻齐喝一声，分向两边跃退。

林洪手无论寸铁，吃黑泽等两剑相逼，心中大急，正要翻身下房，卖药和尚早已藉着自己发掌的反震之力，又拔起四、五尺高，两只短臂一抡，直落到林洪身侧，喝道：“朋友，站住！”

黑风略略一顿身子，卖药和尚接道：“我老拙与你们黑风谷可没有什么过去，今晚上你们若是劫我老拙的路子，我老拙拚着药葫芦不要，也得给你们点颜色看看，怎么样，朋友们，卖不卖交情？”

四个链师上下照顾了一眼，卖药和尚又道：“我老拙跟你们交代明白，我老拙万里追踪，是为了一味好药，这味好药在林洪身上有一点点，我不说，你们也会知道，朋友们若是肯卖交情，就请收剑缩手，要是不然，咱们显显本事也成。”

黑泽链师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大师父说话，未免令人齿冷，雪蛇胆稀世奇珍，人人欲得，为什么你卖药和尚可

以出手，我黑风谷的兄弟不能出手？”

林洪虎目一掠，，说道：“你们未免欺人太甚，穷祖宗李老前辈受了三十年风霜之苦，都未曾尝到雪蛇胆，你们要劫我身上的东西，可没那么容易。”

卖药和尚一眇林洪，说道：“小鬼头，你说话好像吃了灯草灰，黑风谷的四个链师可不是好缠的，我劝你做个顺水人情，把那味好药送给我老拙，我老拙帮你个小忙，替你收拾这四个对手如何？”

林洪微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多谢大师父关怀，林洪不才，愿意把性命放在雪蛇胆的前头，那位要出劫手，小心我的暗器……”

他快手入怀，掏出了三粒火浆葡萄，扣在手上。

卖药和尚说道：“小鬼头，你可别逞强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眼前的情势，我老拙不帮你的忙，你小鬼头要想闯出去，可不容易，你死了不要紧，那味好药的下落也烂在你的肚子，我老拙可有点儿不赞成，呐，你要死可以，先把那味好药的下落告诉我老拙吧！”

说着，胖手一晃，去抓林洪。

林洪斜里一闪，黑风链师快手挽剑，拦了过来。

卖药和尚大喝一声，撒了林洪，游身截住黑风，说道：“你朋友打算怎样，这小鬼是我老拙的禁烂，谁要想染一指头，先得把我老拙的葫芦碰才可以。”

说着，倏然一晃身子，转身林洪欺来。

林洪叱道：“大师父，真要动手吗？”

卖药和尚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本想在少室山下跟你

玩玩，现在我再不动手，我怕再没有机会了。”

他又施出了“僵尸赶人”的身法向林洪撞去。

林洪环顾眼前的情势，如果打出火浆葡萄，伤了卖药和尚或是黑风谷的魔头，使他不再互相牵制，断不是上策，要想跟他们周旋，也无法同时分拒五敌，瞥见卖药和尚撞来，猛提丹田真元，劈空煞去一掌，借着发掌之势，一挫复起，将一颗火浆葡萄向黑风打去。

但听“啦”的一声，火浆四溅，化为一片红云，罩落黑风链师头上。

黑风链师不知是什么东西，旋剑挥起一团劲风，护住身子，但那一片红云迎着他挥起的剑风，兜卷飞腾，难以荡开，林洪趁势一提骏步，窜上房脊，直往东边另一间房纵去。

夜色沉沉之下，东边房上发出一声大笑。

笑声中，沙里龙出现了。

他还是那身打扮，青袍子，红坎肩，手上挂着一串大佛珠，背后跟着两个身材魁梧，背插单刀的健汉。

他笑道：“我老头子在这里等候多时了。”

语音未落，马步一欺，直楞楞的过来了。

林洪不知如何是好，迎着沙里龙，拚出一掌，身形一斜，向右方纵落。

这时候，黑泽和黑雷仗剑冲了过来，卖药和尚堪堪纵到东边房上，沙里龙跟着林洪下了地，他一转身子跟着沙里龙落下来。

三方面鼎足而立，互相望了望。

卖药和尚嘻嘻一知，说道：“该死的沙里龙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雪蛇胆只有一个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沙里龙说道：“滚，老秃驴，你说话要乾淨点！我老头子要是为第二个雪蛇胆来，我就不是人，怎么样，现在咱们三头对面，是要商量还是强梁？”

黑泽链师长剑一晃，说道：“沙兄，我黑风谷……”

他只说到这里，沙里龙叫了一声，截住他，说道：“黑泽，你胆子不小，自抬自高，竟然跟我老头子称兄道弟起来，我在蒙古道上成名的时候，你还穿着开裆裤，现在你有什么绝技，跟我老头子称兄道弟，你说说看！”

黑泽一时接不上话，雷雷暴喝一声，说道：“三家争人，何必多费唇舌，咱们八仙过海，各展神通吧！”

说着，一纵而起，奔向林洪。

林洪还没转步，卖药和尚身子一晃，冲了过去，就凭一双肉掌，硬硬的去煞黑雷的剑，黑雷素闻卖药和尚功力道地，空手搏白刃有独到之技，迎着卖药和尚硬抓硬拿的掌势，猛力一击，却觉腕子一扭，剑落偏锋，没能伤得卖药和尚。

他两人一接上，林洪再也不敢耽搁，赶紧一提轻功，向卖药和尚方才所站之位冲了过去。

沙里龙喝了声：“小朋友别走！”鸣沙掌起手生风，夹着沙啦啦一片怪响，断向林洪。

林洪在三阳镇的时候，曾经看到他和葱岭雕过手，对於他的鸣沙掌的路数，窥到了一些门径，这时候一听到沙沙之声，斜里疾走，甩手又打出一个“火浆葡萄”，但就

在这刹那之间，觉出对方的掌力打落右肩，那味道有点儿像寒沙扑面，碎冰落肤，一阵麻酥酥的。

林洪心中要带着雪蛇胆逃走，那再看后面的事，一纵上了肩顶，翻过房脊，飞也亿的向东方奔去。

他越过了一片房屋，落入一条巷子里。

此时，天又四更，落阳城在夜色沉沉之下，寂然无声，只有报更的梆子远远传来。

他一面奔着，一面留心四周的动静，想找一个隐密的地方，暂时躲一躲，可是这条巷子里，家家闭门锁户，没个地方可去。

他在巷子底停住了脚步，向四面望望，只见右边一垛高墙之内，古树枝桠，枯竹寥落，似是一个没有有人居住的宅子，於是，轻提身形，攀上墙去。

一眼掠处，这地方十分残破，断瓦残砖，黑墙熏柱，显然是被火烧过，过去几垛破屋叉子，有隐隐的火光透出来。

林洪跳下墙，缓缓向有火光的地方走去。

忽然，他闻到一股狗肉的香味。

十七、蛇胆瓶丐僧双斗恶 金碧菇引起厌恶心

一钩冷月，万点寒星，天幕沉沉之下，洛阳城是静寂的，高大的府第门前，挂着很讲究的大红灯笼，安寓客商的店栈门前，挂着不很讲究的小红灯笼，都被风吹得摇摇荡荡的。

更楼上敲出的梆子声，穿过沉沉夜色，飘散全城。

大街上，有更夫巡逻，深巷里，偶然传来阵阵狗吠。

其他的，好象都睡了。

可是，在林洪落脚的那个破宪子里，还有一个老叫化子没有睡。

这个极大的宪子是失火烧过的，环墙边的老树和竹子，有一大半都烧焦了，偌大的一片房殿，全被无情的火烧残了，墙壁都熏黑了，破瓦残砖满地皆是，院子里，石阶上，连没有顶房殿里，全都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蒿草。

这时候，春天还没到，这地方的夜晚还很冷，破瓦残砖和那些枯了的草木上，全撒了一层白白的霜。

这个破落的宅子，原来也是一个王府，四个院角上，都

有一个护院的碉楼，因为距离中间的房殿较远，而且是石头成的，还没有烧毁。不过有人把窗门偷走了，也显得破落不堪了。

在后墙角上的那个碉楼底下，那企第叫化子正用一个破铜鼎煮着一鼎香味四溢，引人淌口水的好东西。

破铜鼎只有一只脚，其他的两面是用破砖头支着，破铜鼎紧靠着墙角，老叫化子也面对着墙角，背对着门口。

他的身旁放着一根大木头，是一间破殿上烧残的柱子，长有两丈多，粗有一个身子那么大。

他用他肮脏的手，往大木头上轻轻一捏，就“啪”地一声，捏下一块木片来，然后缓缓的加到火里去。

他这样烧着，烧着……

火势熊熊，破铜鼎里“骨突突”的，破铜鼎上原本盖着一把破扇子，鼎里热气腾腾，把破扇子顶的一掀一落，香气四溢，老叫化子闻到那股香气，忍不住连连的咽口水。

火光照映中，老叫化子的脸油光光的，被炙得通红，但破扇子一起一落之间，鼎里冒出来的热气，带着一种奇特的颜色，因此他的脸也就被那团团的带色热气弄得一阵红，一阵绿，一阵黄……说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。

他耸起鼻子，凑近铜鼎嗅了嗅，不禁又流出了口水，暗自笑了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呵，可以吃了！”

于是，他在地面上抓起了一块半截砖，往楼板上抛去，楼板“嘭”地一响，他仰头叫道：“老爷子，您醒一醒吧！东西已经熟了。”

楼上“嗯”了一声。

不大一会工夫，楼上下来了一个人。

这个人是谁？

是穷祖宗李九尊。

李九尊已经改了装束，头戴破毡帽，脚蹬千层底高统青毡靴，穿一袭青布大挂子，手里拿关一根三尺长的木棒，木棒的一头镶着两个狗牙，另一头嵌着一个黑玉球，在穷门兄弟眼中，这根木棒具有无上权威，本该叫做权杖，但穷门之中不谄文，都叫它“杆儿”。

他一面缓缓下楼梯，一面说道：“老侄子，看来这玩艺儿到底不坏，我老子闻到这鼎里的香味睡不着，直淌口水。哈哈……”

老叫化子笑道：“老爷子，这可应了咱们的一句穷话：你发财，我沾光，你吃肉，我喝汤，小的几辈子修来的穷德，能分您老人家的口福，尝到这种稀世珍味，就是吃了，放手在碉楼里，也算值得了。只是，我怕咱们吃了这种稀世珍品之后，身上香气四溢，惹动了小娘儿们。”

穷祖宗李九尊下了楼梯，也纵起鼻子嗅了嗅，馋涎泉涌，咽了一口口水，不禁又发出一声大笑。

笑声盈塞，直震得楼板上的灰尘簌簌下落。

老叫化子说道：“老爷子，您不能再笑了，再笑，把楼板笑塌了，咱们这一鼎好吃的就完了。”

他说着，把两个酒葫芦抓冠军来，一个递给穷祖宗李九尊，然后皮铜鼎的破扇子拿下来，两人就围着那个破铜鼎吃喝起来。

说起来令人难信，破扇子一揭开，铜鼎里立时有一道金

碧交辉的宝光泛出来，碉楼里一片氤氲，这不不算，破铜鼎里狗肉是金色的，汤是绿色的。

两人功力火候都到了家，尽管铜鼎里滚沸着，他们却是赤手白掌的往里面抓，全不当一会事儿。

李九尊啃了一口狗腿，灌了一大口酒，说道：“老侄子，这玩儿吃是真好吃，不过咱们这种吃法，可是有点儿暴殄天物。你可知道，这玩艺儿乃是碧眼蟾蜍死后，得会天地之灵气长成的，千所难得，可遇难求，功能培元益气，被动除百毒，若是留在身上，日后定然有极大的用处。”

老叫化子说道：“你老人家的善心，我做侄子的不是不赞成，只是江湖上的事，忒也令人寒心，就拿您老人家的雪蛇胆来说吧！你受了三十年的风雪之苦，没吃到嘴里，就给人家劫去了，如今人海茫茫，还往那里去找回来？这玩艺儿虽然比不上雪蛇珍贵，可也是人人欲得的玩艺儿，咱们敦狗吃了，倒也省了麻烦。”

一提起雪蛇的事，穷祖宗李九尊的脸色立时一变，他回到中原已经好多天了，属下的穷门兄弟明查暗访，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。

他的心中充满了恨意，一时默然不语，只用两道炯炯的目光，看着那个破铜鼎。

老叫化子说道：“您老人家也不用过分伤心，反正咱们穷门的兄弟多，早早晚晚会弄个水落石出的。”

李九尊冷冷的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我老头子一生江湖，没遭遇斛斗，想不到到了这把年纪，栽到雪山老祖的手里，若是不能掌毙老魔，把雪蛇胆讨回来，我这一派师尊的脸，还往

那里放？”

老叫化子说道：“依您老人家想，这雪蛇胆可能落到什么人的手里？”

李九尊说道：“我在西域的时候，有一个少年递过线子，说是一个黑道人物，从雪山凤身上劫了去。这三十年来，我呆在天山雪海，没回过中原，中原道上出了些什么人物，我是一个也不清楚。老侄子，你在这关洛地界上是‘土地公’，管带我们兄弟，应该知道这一带黑道上的情形，依你知道的，谁有这么好的手法，能在不知不觉之中，出手把雪蛇胆盗去。”

老叫化子沉了沉，说道：“依小侄的知道，黑道上手法最杰出的，要算空空妙手凌十三和他的独传弟子鬼上当汪明，只是这两个人行踪飘忽，居无定所，寻探起来很不容易。”

穷祖宗李九尊说道：“空空妙手凌十三跟我老头子有一面之识，果然是他师徒两个做了手脚，我老头子可也得问问他。”

老叫化子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不是说雪蛇胆的下落，有一个林朋的遗孤知道吗？”

穷祖宗李九尊点了点头。

老叫化子接着道：“那您老人家为什么不出手逼问他呢？”

穷祖宗李九尊说道：“林洪虽然是唯一知道雪蛇胆下落的人，可惜他在星星峡，曾经救了我老头子一命，我老头子不能忘恩负义，为了雪蛇胆的下落，出手逼问，而且那林洪的年纪虽轻，行起事来，也和他老子林朋一样，甚是义气。他说那劫去雪蛇胆的人，乃是他的朋友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此